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堃纂

辨證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
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
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
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
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
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

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
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
以步有新船爲涉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
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唐韓愈羅

池廟 集古錄

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之意了非信佛法也世
乃妄撰與顛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
士人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此
又誣永叔也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近似甲名帳耳

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記歐陽論退之文

東坡題跋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遊者所書耳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偽作而歐陽公集古錄以爲非偽永叔平生爲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信此書何耶

金石錄

近世譏有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以言手未

嘗把書故如此新耳是未嘗考其全篇也其下云爲八
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則是未
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退之又爲繁作處州孔子廟
碑云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益知非不讀書者
史書爲隨州刺史不書爲處州觀碑所稱道與史所記
其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言爲正

猗覽纂
雜記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考
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
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昔歐陽

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爲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而盛嗚呼禮之廢久矣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四時爲祭今又無樂文忠公據後世苟簡便謂禮有不足則誤矣昔貞觀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爲先聖黜孔子爲先師然文公遽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下皆以爲先聖豈亦不

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
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詔丞相冊封文
宣王於是列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
然以門人爲配豈古實行之嘗怪二公於此不知考古
使後世疑之此可歎也

處州孔
子廟碑

廣川書跋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
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
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
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

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刪去明年平夏一句

梁谿漫志

唐文倣至韓愈始變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歐陽永叔獨探其原余考田宏正碑蓋其傑然自出拔乎千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校集中誤字三處曰銜訓事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必以集爲誤者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施於君爲不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據也今碑爲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爲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旣定其辭

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章磨鍊竄易或終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爲非耶觀其文當考其詞義當否然後擇其工於此者從之則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謂是人不敢異其說況碑爲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遺藁與刻石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一作某者皆其後竄改之也嗚呼知退之者益少今惟文忠爲得其要其說猶然其下一等又可知矣

田宏正家廟碑

廣川書跋

徐偃王廟在東地名翁浦俗呼爲城隍頭十道四蕃志

云徐偃王城翁州以居其址今存按史載偃王之敗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以死疑非此海中而韓文公爲衡州廟碑乃記或者之言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王几研于會稽之水則十道四蕃志或可信

矣

寶慶四
明志

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卽愈也予謂此序要不可以毛穎傳爲比穎傳蓋明爲寓言今石鼎詩序詳著年月及言劉師服嘗識之于衡湘間見衡湘間人云年九十餘解捕逐鬼物

拘囚蛟螭虎豹茲皆指實而云詎可以毛穎傳例言之哉安中所說近於好異晦菴反切之語尤爲不經使退之果以彌明白況則捕逐鬼物等事退之詎肯以此自許乎又其間譏詆劉師服侯喜太甚退之決不肯如是

雲谷
雜記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爲涉誤也蓋嶺南謂水津爲步言步之所及故有胥步卽漁者施胥者有船步卽人渡船處然今亦謂之步故揚州有瓜步洪州有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

青箱
雜記

李翱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辨持言徵之說退之父名仲卿於文不諱也

聞見

後錄

唐書李賀父名晉肅不敢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辯然卒不就舉觀國按韓愈諱辯曰賀舉進士有名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爲是以此知賀常舉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韓愈作諱辯欲以全賀之名也唐史與諱辨意不同矣唐人康駢作劇談錄曰元微之以明經擢第願結交李賀執贄造賀門賀覽刺不答微之慙

憤而退後登要路因指賀祖稱諱晉不合應進士舉遂致輶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辯觀國按唐人小說雖未可全信然記賀事與諱辯合則知史辭所載未之盡也

學林

退之抗顏爲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諭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颿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翱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豈嘗肯就弟子之列

考古編

韓愈氏曰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齊太史氏兄弟
幾盡左邱明失明司馬遷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而又
廢王隱謗退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氏赤誅魏收天絕
宋孝王誅死吳兢亦不能自貴而後有聞此殆有激而
言非至論也爲史而遇禍偶此數人耳古今爲史者甯
止是乎至謂孔子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
而死此尤不然孔子之不遇非以作春秋故也況春秋
之作在於歷聘列國之後乎

厄辭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州而當天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二

七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退之爲平淮西碑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證

前語

餘冬序錄

韓文明水賦曰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予嘗讀周禮司烜氏掌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則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

七修類藁

唐國子監所隸凡七學韓愈昌黎集請上尊號表稱臣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此自是當時定制唐六典祇稱國子監掌六學者蓋書成于

開元之時廣文學尙未置也然考中葉以後他書所載如何蕃傳稱六館之士百餘人言于司業陽城李觀書稱學有六館生有三千亦皆不數廣文在內據鄭虔傳元宗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泊國子館自是遂廢當時殆因廣文國子併在一館故言學制者仍通稱爲六館與

欽定
歷代職官表

韓江自嘉應州東流入大埔縣界折南入海陽縣界又南分爲三其一西流入揭陽縣界卽古員水也亦曰惡溪唐韓愈潮州刺史謝表曰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

難計程期是也

一統志

大清

韓江入海陽縣境又名鯉溪卽韓愈驅鯉魚處

同上

中山故多狡兔其可爲筆者乃溧水之中山非晉地之中山也唐史江甯郡宋建康府皆貢筆而溧水實皆隸焉韓昌黎毛穎傳云大獵中山以威楚蓋以溧水在楚之界所謂昭關投金瀨伍員逃楚之跡咸在若指晉之中山則南北徼風馬牛不相及豈能威楚耶

六硯齋筆記

刺字从束七賜切轉音七刺刺借其聲猶憾憾也俗以刺音辣非陰復春曰韓退之送殷員外文入直三省顧

婢子語刺刺不休舊音盧達切非今收入陌韻此蓋與

啻啻通矣

雅通

矻矻訖苦忽二切多石不夷也漢書王褒傳終日矻矻
言用力狀也若韓退之諍臣論孜孜矻矻韻會以爲楊
子禹湯文武汲汲之汲未知是否又韓文人皆劫劫智
謂此劫劫乃汲汲之意說文欲去以力脅之曰劫退之
深於古而好古嘗自以意用之而闇有古意然吾不願
人學其臆造也柳州仡仡還環正用力貌

雅通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

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殽墓志蕃舶至步有
下碇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志云江
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

丹縉
總錄

韓郁外集考誤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者
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
但稱吏部耳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
刻集時何不編入耶

正
楊

陳氏曰晦菴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
書晦翁識高一世而所定若此殆不可解按前人俱已

辨明姑置勿論可也

正楊

予向以韓吏部送李愿序愿卽西平王長子而駁李濂
嵩渚集疑愿唐書無傳之誤適見閻若璩博湖掌錄一
則辨此李愿別是一人其略云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
年公在京師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觀稱愿之言蓋
終其身官不挂朝籍者安得有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云
云乎其別爲一人一也退之有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
詩二章和歌首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
退之未第之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尙在愿

安得輒隱於此二也和歌又云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
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則知
序作於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
序曰送歸豈如傳所稱勳闕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
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
故序而送之此當時目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
鋪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
聞卽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擊黨項
有功卽所謂立功時也下距貞元辛巳愿已厯宦三十

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五也退之貞元辛巳冬尙在京師叅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爵安敢與厯宦二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六也愿傳邇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賞隨賂遺輒盡其人如是安能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人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於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八也右詞甚辨予北征日紀云云亦已疎矣故備著之

居易錄

通鑑考異引張中丞傳是司馬文正時猶傳今遂亡逸

惜哉今既不徵之于傳則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雷萬春
自當如茅鹿門作南霽雲三字爲是黃先生說非南霽
雲之乞救于賀蘭也用之字也字文法分明照應前邊
不然果屬雷萬春南霽雲一大段無根了文字未有無
根者不爲許遠立傳後卽爲遠辨白不載雷萬春事首
尾後無一字及雷天下有如此文字昌黎不怕人笑倒

耶潛邱
劄記

承問難妙甚只以雜肴蔬今進侯堂肴俎實也蔬菜也
以二物共薦故曰雜今坡公作雜肴其可通乎似是趁

筆之誤未可以出於東坡便是金條玉律也

潛邱劄記

問平淮西碑或謂係李涼公夫人爲唐安公主女得訴其事於禁中然則石孝忠有所恃而爲之乃小人耳唐人竟爲之傳不亦過乎此事吾直謂傳聞之妄以涼公橐鞬見宰相之虛懷肯使其夫人訴功而故吏仆石甚於王濬所爲乎卽云故吏自以所見爲之涼公亦必辭於朝以安裴韓諸公之意不應嘿爾而已也況憲宗英主也涼公請判官大將以下百五十員輒嫌其過多使其所爲如此必上累涼公矣況果如此又何以安李光

顏輩是殆憲宗胸中未盡以韓作爲愜而改命段作原
未嘗以韓作上石也好事者妄造其事以實之甚有碑
石流汗成泥之說則妄之尤者世固有憑空捏造流傳
爲真者此類是也其後知蔡州陳昫仍磨段作勒韓作

鮪埼亭
集外編

南代楚次中山此中山是宣州地名正楚地孫大雅贈
筆生張蒙序云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
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

精孫說疑強爲之解姑備異聞

義門讀
書記

碑載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象其餘先賢後儒皆畫

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之制

處州孔子廟碑

金石萃編

鵬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鐵篇用齊語管

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鵬賦而已柳子之辨其知言哉

困學

紀聞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

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

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

用此事

許彥周詩話

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
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卽此也蓋市
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
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

青箱
雜記

酈道元注水出齊城西南厯愚山東有愚公塚時水又
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此卽說苑愚公柳子厚以染
溪爲愚正因古有愚谷見詩序

愛日齋
叢抄

塗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柳子厚塗山銘東坡廟詩乃

在渝濠非此之謂

會稽
志

裴行立自安南經略使徙桂管觀察曾討平黃峒賊卽
城東灘江中訾家洲造梁構亭跨洲抗水爲一時館宇
之最屬柳子厚記之然行立議討西源初妄謂蠻弱首
請發兵盡誅叛者欲徼幸有功憲宗許之行立兵出擊
更二歲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爲解自是邕容士民以
戰戍疾疫死者甚衆而調費至無所給其禍由行立陽
見二人當時莫不咎之韓愈亦謂自行立見建征討生
事詭賞邕容兩管日以彫弊人神共嫉之不知後來何
以行立祀名宦蓋不考史而讀柳文者故爾

桂故

史記魯世家胸胸如畏卽謹懾之意音窮故平冰韻增
有窮字曲窮也本因胸字音窮又曰與佻通則北人讀
曲爲平耳實則曲躬之狀子厚佩韋賦退胸胸而莫服
升菴字說亦作胸胸複矣音去聲則依劉淵之音也智
謂並不必音窮而況去聲乎趙德甫言令狐先廟碑劉
禹錫撰碑本有胸若奉盈宏家本作胸胸若奉盈轉道
昭訛作胸胸

通雅

瀟湘雖自古並稱然漢志水經俱無瀟水之名唐柳宗
元愚溪詩序始稱謫瀟水上然不詳其源流宋祝穆始

稱瀟水出九疑山

一統志

大清

王厚齋曰柳州之文多冒名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出於崔元翰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曰恐是博士韋籌作而愈膏盲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若爲裴令公舉裴冕乃晁說作柳州之生冕薨已五年今按譜中所

列尊號表六首柳州謝上表未及別擇其餘似亦知其

非而不載

再跋柳先生年譜

鮎埼亭集外編

唐史謂李翱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嘗曰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卽退之也然翱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慘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翱又嘗言曰行已莫若是貴此聞之於師者也

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於友者也又曰如師之
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
亦名之鄒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
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鄒湜所以待退
之之異也

野客
叢書

李翱答王載言論文書曰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
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
之矣曰道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蹶然則左思言之矣蹶
然而笑見莊子左思襲莊李乃誤引

莊周
札記

碑中截剝蝕就其中可尋繹者考之斷其爲董晉也碑載肅宗受瑞命以合兵車思欲去元元之湯火下有視草及采章等字唐書本傳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祕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蓋謂此也碑載代宗御天下乃清吏職以爲文憲彌綸下有奉常字攷舊書晉本傳歷祕書太府太常少卿又云德宗嗣位改太常卿韓文公集董公行狀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下又云又爲太常卿今奉常卽太常也碑與行狀合碑又載初公以禮部郎爲出疆從事卽傳所謂李涵持節送崇

徽公主於回紇置晉判官其事同碑又載以祭酒亞相
使于北河其往也薊門不開山東多壘卽傳所謂改國
子祭酒宣慰恒州其事同碑載拜章八上然後得請卽
行狀所云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而傳又不及此又宜
以碑補也

董晉碑

偃師金石遺文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歐陽公集
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予徧檢唐史及況文集
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

知歐陽公何所據也

金石錄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二

七

鴻墀

謹案金石文字記以爲陶宏景書較爲有據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識石斷而爲三
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
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
雪客神識碑考旣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
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
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
翁敝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
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斯瘞之

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眾說之紛綸矣

書張處士墓
鶴銘辨後

曝書亭集

韋執誼之爲人順宗實錄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毀譽之可疑如此者多矣可勝歎哉執誼作相時實錄言嘗還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爲僕射雖小節亦聊附

見於此

跋李衛公集
放翁題跋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

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仇池筆記

隨筆論張良無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口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

後爾

野客叢書

杜少陵卒於荆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爲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夕

大醉而卒故聶令爲之藁葬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
孫元和中改葬於輦請誌其墓當以是爲正史氏未詳

本末也

獨醒
雜志

唐元稹修桐栢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
銘後世伐石刻文旣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稹書此
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廷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
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
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
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稹爲此碑亦因是爲據

桐栢
廟碑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二

五

廣川書跋

此卽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
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而志墓之
功於是爲不細矣

鄭遇夫人崔氏合祔墓誌

金石文字記

鴻臚謹案誌爲唐衡州司法參軍秦貫撰

此近時所揭然字蹟尙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妄男子
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狀以
聞旣無此文理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
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

略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宋刻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

李晟碑

抱經堂文集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二終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辨證五

牧之阿房賦複道橫空未雩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真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源師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錄尙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郊壇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方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於下者有星主於上雩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三

一

爾雅注吁嗟請雨雨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真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又爾雅螭螭虹也以比橫空之複道又何害

猗覺寮雜記

今日過甯陵聞縣令言前令晏墨立劉昌廟昌事跡見杜牧集甚壯偉朱子京獨不信以爲無有子京信李繁記其父泌崔允記其父慎由事皆以僞爲真獨不信杜牧記昌事可笑也

李繁作家傳記其父居鬼谷并與仙接子京亦曰繁所記浮侈不可信姑

撫其實者如上崔允記其父晚無子遇浮屠生允乃名繼

東坡題跋

杜牧記劉昌守甯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因疑之然但

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甯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於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甯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收好奇意欲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甯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

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彥
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名趙
充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將固多殺正使
有之猶不足爲法況未必有聊爲辯正以信史氏之說

避暑
錄話

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於事實殊戾按史
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
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
廷小故營阿房爲堂室今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

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者指此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旣辨此後讀程大昌雍錄趙與峕賓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三

三

同聊存之

池北
偶談

史繩祖學齊佔畢辨杜牧之阿房宮賦末零何龍零當作雲猗覺寮記亦議此句引北史高那肱事以爲牧之之誤而又引爾雅螭螭謂之零云螭螭虹也如此則讀屬下句意複而詞不順且龍字無著似當以史說爲長

池北
偶談

崔融傳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手字當作大字下大手筆本出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謚議皆珣所草蓋六朝至唐

皆以詩爲詩以文爲筆大手筆者謂高文典冊大文字也後謂燕許大手筆則似竟爲宗匠之稱景文疑之而因去手字爲大筆殊不成語裴延翰樊川文集敘曰大手短章大手爲長文字也

湛園札記

何易于唐書在循吏傳孫樵嘗書其事文極工按檀弓曰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于之名義蓋取此然取名于喪禮何耶

居易錄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所撰未必有其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三

四

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
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
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揮塵
前錄

世傳太公家教其言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
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
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爲之太公者猶高曾祖之類非渭
濱之師臣明矣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錄其言未免疎略
經本朝阮逸爲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學者宜熟究之

焉

玉照
新志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
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
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不
知作者爲誰然賈耽嘗爲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
此記耽爲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
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

唐滑州
新驛記

集古錄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
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間見也今世壯碑
巨碣尙多有之其詣絕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頌謂

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
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
之昔歐陽文忠公嘗疑唐相賈耽爲之蓋耽喜陽冰書
嘗爲序其說文字原耽後又爲滑州刺史其爲刻此或
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興所爲玉筋篆志謂斯去千
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
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也
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興頌者獨

見此碑爾

新驛記

廣川書跋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云不知作者爲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興玉筍篆志後贊也其文載於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之見爾

金石錄

李陽冰客游燕趙間爲當塗令高才尙氣自言其書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將盡於斯矣

方輿勝覽

鴻臚

謹按舒元輿此銘歐陽修旣誤以爲賈耽作而

方輿勝覽至以爲陽冰自言轉輾流傳謬誤尤甚

張祜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

集顏萱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爲遺孕與女尙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旣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

公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死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誌也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苑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野客叢書

唐杭州刺史盧元輔有胥山銘而言子胥廟貌故今杭州之吳山亦名胥山然則胥山非一矣

至元嘉禾志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三

七

衡州記唐大中四年李侗爲刺史因治郡署立通門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見書撰人名蓋侗所爲也其言衡陽當五嶺門考於書蓋古文嶺字爲領五領皆在今廣南以衡岳爲五嶺門昔鄧德明作南康記其五嶺甚辨然皆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潛記以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子之論雖異獨無以衡陽爲五嶺者或侗自有据而衡山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衡州

門記

廣川書跋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

不工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咸通
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歎也

于範書

廣川書跋

宣宗元昭皇后聶氏大中中薨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
資銘其窆具載生鄆王萬壽公主後夔昭等五王居內
院而鄆獨出閤及卽位是爲懿宗外頗疑帝非長眞出
銘辭以示外廷乃解

新唐書
后妃傳

漢高帝廟記唐節度掌書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
柱國宇文臨撰記文前志不載第云大中十一年撰今

考記所述開成末趙公來鎮淮旣而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後三年拜疏請再來則不過數年間耳若自開成五年厯會昌六年至大中十一年凡十有七年必不如是之遠也記謂帝再郊天之年史於宣宗十一年旣不書郊而武宗再郊實在會昌五年卽合作是年趙公乃

趙郡公李紳也

宋揚州志

漢高祖廟大觀圖經云高帝自將擊淮南王英布於此故後人立廟今按漢書布王淮南都於廣陵乃荆王賈分地英布反高帝自將擊之又爲流矢所中甯能遠涉

他國乎唐宇文臨嘗撰高祖廟記亦不言高帝至此今

不取

宋揚州志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旣殊有截之懽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野客叢談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

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三

九

卽須據地理
增添時刻

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

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補筆
談

蠻靴一本作鸞靴盧肇賦

柘枝
舞賦

一本云靴瑞錦以鸞匝

袍蹙金而雁欹以鸞當是併識於此

升菴
詩話

或問盧肇云日激水而潮生又曰潮夜大而晝稍微又

曰天左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

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潮之往來不足怪

是耶非乎答曰非也日之西沒東出悉有定時如肇斯

論曰絕東海水長而退西退則東長日漸向東則潮漸

長日東出海則潮漸落則是一晝夜但一潮耳今日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遞爲進退常差四刻正晝當午日固麗天未嘗入海潮之大至固自若也肇乃謂潮夜大而晝稍微豈其然乎肇之不識潮審矣肇賦始舉此兩端旣不識潮其餘繳繞遷就之說不辨可也

會稽續志

鴻堀

謹案此張淠作卽附於所撰續志之後其自序

云愚生長海濱往來錢塘五十年矣幼讀文粹得唐盧肇所賦已知其疎病不能盡見天下書獨以意推測設爲問答十七條名曰潮蹟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闊洪波蕩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事強辯者爲勝自非聖

達誰能窮理盡性哉

丹鉛
總錄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謂書不時劉原父曰
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
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
今特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然予觀唐人陸龜
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則原父
之說龜蒙爲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爲留心此道抉摘微
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寓
簡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

諡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於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爲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偽作乎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爲房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

宋學士集

報恩寺慧敏律師碑銘台州司馬陳諫撰蘇州刺史元錫書字刻剋缺碑云遷神建塔於寺之西南隅當八隅

泉池之上中峯蘭若

文闕蓋有之下字

所謂八隅泉池者皮陸

集所謂南池者是耶今不見其迹

吳郡圖經續記

司空圖撰李碓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於賊火無聞於時以爲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瑣言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泊李翱數君子之文凌鑠荀孟批糠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而梁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傳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三

三

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磎
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輩集中無一言語見及而光

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爲龜鑑不免近於誕矣

餘冬序錄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
答孫郃書益證史官之妄書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簡
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忡然不能自勝於胸中乃
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自審已熟
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飣之馨或請濟於其鄰雖童
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

爵秩來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極其可沽虛而自售耶又云愚雖不佞爲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觀此書躁進者肯爲此語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池北偶談

沈光吳興人有洞庭樂賦韋岫曰此賦乃一片宮商此卽爲太白酒樓記者北夢瑣言以光爲堯誤光歷閩從

事侍御史

吳興備志

香奩集和魯公之詞也後貴乃嫁其名於韓偓凝平生

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金簫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金簫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游藝集序實之此凝意也

沈存中 五代詩話
筆談

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與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銜命於敵藩授秩執金賜編屬籍李吳屬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爲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曰李儼今以九國志爲允

十國
春秋

錦里耆舊傳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故
笏記有云吾皇迴感於蜀王復禮遠酬於厚禮是李嚴
未至之前蜀已有人洛之使今從李昊蜀書

十國春秋

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
尚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
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
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
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
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

是入蜀
記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三終